虎芋/茂盛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6690431.

Rating:	Explicit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s:	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Ultraman Taiga, ウルトラマンT	Ultraman Taro
Relationship:	Ultraman Taiga/Ultraman Taro
Characters:	Ultraman Taiga, Ultraman Taro
Additional Tags:	双性, 父子年下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4-06-16 Words: 7,608 Chapters: 3/3

虎芋/茂盛

by Altzerone

Summary

泰罗难得有不顾目的做事的时候，他勉强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却不敢细究他最终是想做到哪一步：是想拨开泰迦的背鳍一寸寸舔过去，是想把手指挤进去又被狠狠夹紧，是想就这么顺势捅进孩子的身体中，是想用最原始的手段证明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是上位者……

这样的想法几乎是扎了根，在身体中一点点生了芽，折磨着他。

Notes

*双方都是双性设定，同时拥有男女两套性交器官
*第一章有左位女装和左位的女性生殖器官描写，存在非典型子父性交描写
*但插入性性行为只存在于泰迦泰罗之间
*时间为银河本篇tv期间

Chapter 1

泰罗睁开眼的时候，泰迦正背对着他拉下上衣的拉链。

泰罗下意识又闭上了眼睛，心中蓦地腾升起一阵慌乱，角色微妙地被调换似的，育人坦诚的那方有了什么需要藏着掖着的念头，竟然在自己孩子面前体会到了心虚。

这是没理由的。泰罗觉察到自己心脏异常剧烈的跳动，在胸膛响起急速的警鸣，他却仍旧能听见泰迦脱下衣服的声音，并辨识出那件水手服被丢在了沙发的另一头。他紧张地攥起了拳，祈祷泰迦不会听见他乱掉的心跳声和呼吸声，去做自己的事，不要管从竞技场回来倒头就睡的他。

他这么想着，可泰迦已经抱住了他的大腿。小孩子略高的体温稍微安抚了他的不安，但仅仅是片刻，落在他大腿内侧的气息又挠痒似的让他不得不咬紧牙关去抑制想要颤抖的本能。

那双小小的手撑在了他身侧，温热的肉体就这么一点点贴了过来，计时器近乎是沿着他银色花纹的走势上攀，最后在与他的计时器轻轻碰上时停下。

泰罗努力把自己几近发出声的呻吟吞了回去。如果对象不是泰迦的话，他会从一开始就制止这种过于亲密的接触。与平时隔空的传送能量不同，计时器的直接对接有着特殊的意味。仅仅是触碰也还好，但泰迦年纪尚小，能量既波动不定又难以自制。泰罗只觉得胸口一热，紧接着这份源于光的热度迅速扩散到四肢，使得他浑身充满力量又为无处释放而振奋到麻木。

他依旧努力在孩子面前将父亲的角色尽职地扮演下去，隐忍着引导能量到自己的角内。这种感觉并不好受，尽管他早已通过特训，也在战场实践过多次超泰合体，但与冷冰冰的训练室或是飞沙走石的战场不同，他现在躺在家里的沙发，怀中趴着他独一无二的宝物。那点被他用“强大的沉重”形容的难受第一次扭曲了形象，在他被涨昏的脑内煽风点火，鼓动着原本压灭的灰烬燎原。

理智极为勉强地占着上位，泰罗发热的脑内甚至开始闪过几次使用奥特炸弹的回忆。正当他快习惯的时候，另一种湿润柔软的触感取代胸灯的坚硬，包裹住了他的计时器。

咕叽的水声比任何刺激都要更迅速地让他惊醒。泰罗一下子亮了眼灯，很快就聚焦在换了姿势骑在自己胸前的泰迦上。

轻飘飘的、织满蕾丝的小裤垮落到泰迦的大腿，又被那双大腿紧紧压在泰罗的腰间。泰迦一只手撑在沙发的靠背上，另只手正扒着自己流着水的生殖腔，将父亲澄蓝的计时器吞没进去。

组织语言的能力被掐断一般，泰罗慌乱中只半是疑惑地喊了声“泰迦”。可刚开口就让压抑的欲望有机可趁，缠着那个名字变了调，听起来更像是某种许可或邀请。

“啊、父亲……”泰迦对上他的眼睛，如同往常般乖巧，“抱歉，吵醒您了。”

“不是……”泰罗下意识摇摇头，想表达的理应是拒绝，身体却并没有太多的反抗，仿佛回应的是泰迦的道歉，对某件更值得说道的事情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泰迦冲他笑了笑，双手搭着他的肩满溢幸福地倒在了他怀里。那属于女性的湿漉漉的生殖腔先是如同舌吻般含住了他的计时器，很快又随着身体的滑动发出一声清脆的“啵”，恋恋不舍地拖着淫水牵连的细丝一点点从他胸甲的镂空处滑过，再用水渍填

了一遍泰罗体纹的开端，最后不偏不倚停在了他还未弹出但已经隆起的男性生殖器上方，有意无意地夹紧了阴唇，给了他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似是而非的吻。

泰迦亲昵地蹭过他的脖颈，撒娇似的抵在他的耳侧，极为轻快地说："父亲，我____"

泰罗只觉得身形一晃，回过神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的环境全然变了样，大脑在视线触及到牢笼的格栅时立刻清醒过来，下一刻身体就进入了警备状态。

发现自己无法撼动栏杆时才意识到自己现在是火花人偶的模样，有人开口劝他放弃挣扎，泰罗循声看去，与银河火花极为相似的器具出现在了他面前，正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黑暗气息。

泰罗将那片阴影中的梦冻结成了海面下的冰山，强行用意念压制住了被其影响的不适，开口问："你是谁？"

没有回应。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泰罗早已习惯与这样缄默三口的敌人对话，继续向深处的黑暗发问：你有什么目的？你想对我做什么？

"你呢？泰罗奥特曼。"低沉的声音传来，泰罗蓦地被这句反问哽住喉咙，大抵是因为猜不透对方的意图才莫名紧张起来。"你看到了什么？"

泰罗一滞，他向来是磊落惯了，脑子如实地将刚刚那个梦翻出来，一清二楚地摊在他的舌头上，等他一五一十地坦诚回答。但他迅速把实情吞咽回胃里，遏制住翻江倒海般的生理反应，只冷冰冰回了句："什么意思？"

"黑暗火花……利用人类的欲望唤起他们内心深处的黑暗……"对方晃了晃手里的器具，"我很好奇……这对你这样特殊的火花人偶也会有效吗？"

对方笑了笑，泰罗立即检查了自身的状况，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这让他有了些与对方对峙的底气，"看来你失败了。"

"是，但也不完全是。"对方听上去依旧游刃有余，"有了种子就会有萌芽，我并不着急得知它的名字。"

泰罗涨红了脸咬紧牙，在他心绪不稳的时候似乎能感受到黑暗气息正缓慢缠绕上来试图侵袭他。看起来对方掌握的情况远在他之上，自己的身体状态比不得之前，最好还是先集中精力对抗周遭恶劣的环境，还有……泰罗摇摇头，现在不是纠结对方在讲什么的时候，他得先熬过当下。

"让我帮帮你吧。"对方将黑暗火花对准他，"我们一起看看，最后会结出怎样的果子呢？"

泰罗已分不出多的念力去挡直冲向自己的光线，只是下意识地抬高了手臂做个无谓的防御。在即将被击中之前他听到一声爆破，就在他面门前炸开，随后他睁开眼，看见银河正站在这团黑雾之中，还维持着十字光线的姿势，他担忧地喊出小光的名字，正要提醒他敌人的存在，那股低压的气息突然消散了。

泰罗立马看向原先光线袭来的方向，依旧是深渊般的黑暗，但一点点透了光，显然已没有了坐镇的存在。包括他身上那些黑暗气息也渐渐退去，在银河走进的那刹那完全没了踪迹。

"泰罗！你没事吧！"小光不敢松懈，没有解除变身，只是变成了和人类时候等身的大小凑过来，赶忙打开了笼子把他拿了出来。

"我没事。"

被银河攥在手里时泰罗久违地感觉到了被等离子火花塔包围的温暖与安心，受到的那点侵蚀也在慢慢恢复。如同伤口长好必经的过程般，他在意识到溃烂的根源后开始发痒。

泰罗狠狠地往胸口最痒的地方抓了一下，似乎这样就能将那颗种子连根拔掉。

紧随着接连的战斗让泰罗无暇思考其他，中途他为了救小光和友也念力用过了头又晕过去了一次，几经波折才终于有个安生的夜晚，小光累得早早入睡，只留帐篷前一盏灯陪他。

火花人偶需要的休息时间没有当奥时候的长，最开始落到降星镇的时候他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找到银河火花，在那时候就已经习惯了不合眼的日子。但这样的夜晚太安静了，夏日的虫鸣隔了扇窗听起来也有些遥远，于是脑子里的声音渐渐清晰起来了。

他听见水声，又浸泡在水雾里，眼前尽是朦胧，如梦似幻，只有手掌传来的触感是他所记得的真实。

他握住的是泰迦的腰，侧腰的那片银色被红色的手掌覆盖，他的孩子被他压在讲台上，胸脯紧紧贴着桌面，双手不断摸索着边沿，状似一种无用功的挣扎。他伏在泰迦身上，胸灯几乎要挤进那红艳的背鳍中，但他仍不满两人的距离，来回扭着胯做调整，要在狭窄的腿缝间进出。

他在念他孩子的名字：泰迦、泰迦、泰迦。一遍又一遍，与呼吸同频。

泰罗的喘息在颤抖，泰迦紧夹着他生殖器的双腿也在颤抖，父子微妙地共享着不安、恐惧与兴奋，在滴滴答答的体液里搅动，拉扯出好几条黏腻的丝。

泰罗难得有不顾目的做事的时候，他勉强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却不敢细究他最终是想做到哪一步：是想拨开泰迦的背鳍一寸寸舔过去，是想把手指挤进去又被狠狠夹紧，是想就这么顺势捅进孩子的身体中，是想用最原始的手段证明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是上位者……

这样的想法几乎是扎了根，在身体中一点点生了芽，折磨着他。他察觉到自己在不受控制地坍塌，从外表到内里腐烂，自厌的心情如潮般扑面而来。泰罗急需甩掉这种烦躁，泄恨的心却最终没往泰迦身上去，只是更使劲地在那双腿间抽插。欲望仿佛不重要了，他只是在强调自己做的是擦边的事情，没越过那条底线，借此获得一点把控感和慰藉。

即便对自己的孩子怀有这种想法，即便他在性上如此贪恋这具肉体，但他依旧守在亲子关系那边，他依旧是泰迦的父亲。

泰迦的男性生殖器垂在腿间，泰罗每一次撞过去的时候都会因为惯性小幅度甩动，偶尔轻轻点在他的生殖器上，像一个索求又嘲弄吻，引诱又讥讽着不敢真正操了自己儿子的父亲。

泰罗别无他选，他是西西弗斯，往复不停地做着无效又无望的抵抗，然而对泰迦的感情终是如同巨石般轰隆滚落，他又别无他选地继续做着无效又无望的抵抗。

“父亲。”泰迦忽地扼住他的手腕，抬起头转过身体看他。他语气里没半点情爱的意味，连刚刚暧昧的氛围也没打动他分毫。

短暂的停滞已足够让逐渐疯狂的走向出现裂痕，泰罗由是在黑暗中摸到一束光似的平静下来，顺从地随了泰迦的意，与他对视。

泰迦眼灯里的自己是什么模样呢？降星镇的教室太黑，他看不真切。在他想要凑

近的时候泰迦又喊住了他，说：“父亲，我——”

泰罗突然觉得自己在下坠，慌乱中抓住了那唯一的光源，再定睛试图看清周围时发现小光留的那盏灯已经耗尽了电灭掉，只有放在桌上的银河火花幽幽萦绕着一层绿色的光。

泰罗往火花的方向近了些，银河慰藉的光粒子落进火花人偶被固定的计时器里流动，融进那些四散的黑暗能量中并为一体，然后消失了。

“银河？”泰罗试探性地呼唤着对方，但银河火花只是又闪了一下，驱动着那盏夜灯重新亮起后便暗了下去，不再回应。

“……谢谢你。”

泰罗背靠在灯壁上，依稀还能感受到微弱的等离子水晶能量。被照明的地方留下一滩影子，因他离光源太近而轮廓清晰。泰罗凝视着自己，在想这个安分的夜也太短暂。

Chapter 2

再度恢复意识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的如释重负。泰迦年纪尚轻，没有经历过如此长时间的休眠，即便胸口的计时器又开始闪烁光芒，生命第一次被重启的奇异感也依旧难以让他从火花人偶的昏昏噩噩中脱离。

长久的漂浮让一切接触变得陌生，泰迦于是开始坠落，但很快整个身体就被紧紧包裹住，由是重新与世界建立了联系。

“……父、父亲……”泰迦回过神时发现自己的手已经搂住了泰罗的脖子，好似一瞬间变回了那个还不能自由在宇宙飞行的孩子，在好不容易求得父亲同意牵着手带自己去其他星球看看后，回程的路上又累到跟父亲撒娇说要抱。

“没事了泰迦，”泰罗轻轻顺着他的背，抚揉着他的背鳍安慰他，“一切都结束了，爸爸在这儿。”

“爸爸……”

泰迦不假思索地这么叫了出口，声音极为轻，只在他喉间微微颤了颤。他后知后觉为自己显露出依赖父亲的一面而红起了脸，在他进竞技场训练后称呼教官的次数多了，回到家也端着在外的礼仪，像是想向泰罗彰显自己成熟一面似的，开始改口叫他父亲。

也许是近似于再次获得生命的体验，也许是因为被给予自己生命之人抱在怀里，也许是单纯地没什么精力支撑泰迦胡思乱想，羞耻心只短暂地浮上他脸颊，很快被褪下伪装的轻松盖过去了。

他感到安心，于是闭上眼睛。以火花人偶的样子在宇宙流浪的时候，世界以无知无感的形式包裹住他，他无法确定自己身处何方，无论是呼吸还是四肢的存在似乎都被折叠了，连眼灯和胸灯是否亮起的答案也一并被吞没了。而他现在能触碰到泰罗，能感受到泰罗温暖的怀抱和稳定的心跳。这种感觉让他回想起小时候，他又重新做回了孩子，仅仅是泰罗的孩子。

泰迦使力往父亲的方向又贴了些，将头埋进泰罗的肩窝，仅仅是让嘴唇放在了对方的脖颈上、让自己的天线抵上对方天线的根部。

泰迦听见很轻的一声响——是他故意让自己的计时器贴上了父亲的——随后能量开始流动，他还不太习惯这样直接被动的接收，止不住在泰罗怀里颤抖，借此更加搂紧巍然不动的父亲。

响着警示音的计时器逐渐安静下来，缓缓地由红转蓝。泰迦迷迷糊糊间觉得好像有另一束光在温暖他，猜测那是来自火花塔的光芒、他们大概回到了光之国，又听到几声开关门的动静，猜测他们回到了家。

他被泰罗轻轻放在床上，交叠在泰罗脖颈后的手被温柔地抚了抚，是在哄他好好入睡。于是泰迦松开了手，又立刻以更亲昵的姿势抱住了泰罗，将父亲拉向自己，让他的唇压在自己的唇上。

父亲的嘴唇很软，贴在自己脸颊、侧脸、手掌上温柔的触感总是带着一点暖意的，这是泰迦在小时候就知道的事。他突然天马行空地想父亲橙黄色的眼灯像橘子，偶尔是酸涩的、偶尔是甜腻的，由是伸出了舌头，好奇父亲的吻是什么味道。

然而在他舔上去的那刻泰罗扯开了他环在他身上的手臂，猛地起身。泰迦失去了

倚靠的支点，原本积压在他胸前的那份温度也骤降下来。他偏头看向站在床边的泰罗，像小时候那样对父亲撒娇：给爸爸的晚安吻。

他隔了一会儿才听见父亲很低沉的一句“晚安，泰迦”，然后是房间的灯彻底失明，父亲拉开一道光又合上，留下了他一个人。

泰迦只觉得手臂被拉开时轻微的痛感蔓延到了其他地方，他没有父亲那颗特殊的心脏，稚嫩的人生阅历和空荡的胸膛很难将这种感觉整合为某个概念化的名词，于是他能理解的只剩下原始的渴望。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将他拉向了父亲，变成一个毋庸置疑的吻。

他迟缓地意识到这份感情变质成的欲望下沉到腹部，转变成并不坦荡的存在。受制于生理结构的反应极为隐晦，他又一次在父亲的陪同下经历了一种全新的体验。滚烫的兴奋在震颤中愈发剧烈，快要忍不住向外宣泄，如同自己诞生时在父亲怀中发出的第一声啼哭。但他并没有觉得恐惧，泰迦不断地因为泰罗而感知到自己的生命是如此鲜活，他理所应当地以父亲为锚点，而自己所有的认知都围绕着泰罗展开。“温暖”也好、“爱”也好，都与泰罗有关。

所以这一次父亲也会教我的、对吧？

泰迦想对父亲说些什么，就像当初决定要加入警备队时那样。但光之国尚且恢复成原样没有多久，尽管大多数人再早一些时候经历过贝利亚事件，可那时候的冰封也没有像这次集体变为火花人偶持续时间如此久。不少人恢复的状况并不算好，泰罗送他回家后就赶去银十字帮忙，在空着的病房过了好几个夜，等到银十字的职工陆陆续续能够正常行动后，才终于回到他们的家。

泰迦先前收到了奥特之母的讯息，坐在客厅里等父亲。在听到门外细小的动静后便立马起身跑到门口，在泰罗进门的那刻抱了上去。

泰迦没收住力，带着泰罗退后好几步才停下来。但他太久没见到父亲，也有太多的话想讲，兴奋之余没注意到这些，他单纯为再次闻到父亲身上令人安心的味道而开心，开口的时候语调也格外轻快：“父亲，我——”

“泰迦。”泰罗打断了他，“我累了。”

泰迦一愣，被泰罗没什么温度的语气冷到，像冬天时有人跟他开玩笑时把手贴上他的脖子。泰罗一向是他世界里最温柔的倾听者，无论说什么都会耐心地回应他。他太不适应父亲这样略显冷淡的样子，热情一下子瑟缩成不安，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让他僵在了泰罗怀里。

“……抱歉，最近帮奶奶那边有点晕了头。”泰罗缓和了语气，带着歉意地摸了摸泰迦的头，感受到泰迦再次放松下来，“我们之后再聊好吗？”

没有明确的时间便是没有定数，泰迦微妙地察觉到泰罗的回避，但他更在意父亲疲惫的状态，于是没再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慢慢地把自己从泰罗的怀里抽了出来。懂事的孩子倒也不意味着完全没有一点不情愿，泰迦转而拉住泰罗的手，想告诉父亲他依旧是需要依赖他的。

“那我们先回家吧，爸爸。”

泰罗进门后直接回了卧室，连披风都没脱下挂在门口。泰迦不知怎么，明明泰罗不在家的这几天他都没什么感觉，现在却生出一点孤独感。

他本来想着要跟父亲谈话，做了许多准备，期待被调动上来后便很难消减。他胃

里的蝴蝶只扑楞了几下就让他坐立不安，来回逡巡的脚步从客厅逐渐徘徊到泰罗的卧室门口，泰迦在给自己找借口，就算不要讲那些，至少也得为着之前自己的不体贴和唐突好好跟父亲道个歉。怎样都好，他不想在泰罗在家的时候还一个人呆着，他想陪在父亲身边。

“泰迦。”

泰罗的声音从门后传来，吓得泰迦一个激灵。他以为父亲听见了自己的动静，心虚地把手放在了门把上，尽可能轻地推开了门。

“对不起父亲，我只是想——”

泰迦的话说到一半就戛然而止，并不是因为泰罗又打断了他——或许在某种意味上也可以这么定义——而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发不出一个音节。

泰罗的手还放在胯间，握着正硬挺的阴茎上下撸动，眼神飘忽而迷离地望着前方，直到泰迦出声才如梦初醒般迟钝地重新聚焦在泰迦身上。那双原本沉静的眼灯蓦地急促闪烁起来，泰罗急忙扯过身旁的披风遮住自己的下体，慌张地低下头说：“不要看！”

泰罗的另一只手遮住他的下半张脸，像是在掩饰自己的表情又像是在避免自己发出什么声音。泰迦看见父亲的两只手都抖得厉害，原本在他心中高大可靠的形象有了裂痕，在摇晃中愈发不稳定。泰迦却没觉得难过，相反，他感到某种慰藉。

他难得违背一次父亲的话，非但没有移开视线反而直勾勾地盯着泰罗，向他走过去。在父亲反应过来前抱住他倒在床上，两个人的天线因为这剧烈的动作撞到一起，他听见父亲倒吸了一口气，于是抽出手摸上父亲的角，轻柔地挤进天线接触的地方抚弄。

泰罗在他身下挣扎，但泰迦这次决定不要放手，他没管泰罗嘴里制止的话，自顾自地将那句话说了完整。

“爸爸，我爱您。”

泰罗最开始还不愿意放开披风，两个人就这么隔着一层布抱在一起，泰迦倒也没在意，趴在泰罗身上蹭来蹭去，试图找个最合适的位置能与父亲的两个生殖器官都紧密相贴。直到他们的体液把那一小块披风浸了个透，欲拒还迎的遮掩变为情色的诱导，泰罗才彻底缴械投降，由着泰迦两三下就把披风掀到一旁，拖着粘稠的水渍在他的大腿上牵丝。

泰迦急于与父亲共享第一次经历，没做什么多余的调情就直挺挺地把自己的阴茎捅进了父亲的阴道。在被软肉包裹的那一刻很难讲是单纯的肉体快乐还是意识到与父亲拥有了更亲密的连结而感到畅快，泰迦兴奋到觉得自己要长出心脏来，不然该从何证明他对父亲的爱。

他抓住泰罗的双臂做借力点，想要发泄掉所有因为亢奋产生的多余的力量，每一下都在往最深处顶去。他学东西一向很快，尤其是在父亲的陪伴下。于是他很快就找到要怎么做才能让父亲失态地叫出声，在举一反三中让泰罗原本克制的神情逐渐放荡起来，双手不断握成拳又松开，像原本打算安静溺水的人忍受不了窒息，开始挣扎，而泰迦是泰罗唯一的稻草。

泰罗把泰迦的名字塞进断断续续的呻吟中，像是祈求，像是在很早以前想好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一遍遍地念出口祈求他的孩子诞生。泰迦一遍遍听着，为了回应这个名字最原始的含义，顺从地放慢了下面的动作俯下身去，卸了手上的力气，让父亲抱

住了自己。

泰罗得到了片刻休憩，一直喘着的嗓子早已干渴，他在平复之余不时咳嗽，听起来像是抽噎，惹得泰迦的好强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不由地模仿起父亲的样子吻了吻他的额灯，然后是眼眶、眼灯，最后是嘴唇。

他和之前一样，停在泰罗的唇边没有急着进一步的深入。泰迦腾出右手摸上父亲的胸甲包裹下的左胸，刮弄着已经完全突起的乳头。泰罗微微张开口呼吸，泰迦依然没有趁虚而入，只是又揉了两下，继续向下摸去，握住了泰罗的阴茎。他一面在这样别扭的姿势下动着腰，不紧不慢地磨着泰罗的阴道内壁，手指一往下去掰弄肿胀的阴唇，沾着些润滑的体液再回去揉搓抵在他腹部的阴茎。

这次他的动作倒是直截了当，一上来没给泰罗缓冲期，急风骤雨般地一齐折磨两边的性器。在泰罗发出第一声呻吟之前扼住了他的喉咙吻住了他的嘴，带着不由拒绝的气势缠住了他的舌头，没有任何技巧地胡乱舔着，哪里都是他没探索过的地方，哪里都想留下他的痕迹。

即使是主动的那一方，泰迦也依旧在这样毫无情趣的吻里开始晕头转向。就算像现在这样靠近父亲，上面下面都紧紧扭扯着，他还是讲不出跟父亲的吻是什么味道，讲不出父亲可以用什么东西去形容。

要用太阳吗？就像火花塔替代太阳给予了他们生命一样，父亲给予了他生命，做这样简单的代换是可以的。但泰迦觉得泰罗还要再特别一点，就像仅仅是他的“父亲”一样，他想加上关于自己的限定词，泰罗是那个勇气之人要拥抱的“太阳”。

泰迦终于结束了这个没任何章法的吻，他看着呼吸急促的泰罗，突然问他：爸爸，我接下来要怎么做？

泰罗极为缓慢地渐渐与他对上视线，像是在努力消化他这个问题，也像是在为这个问题困惑。泰迦扭了扭身子，连带着手上的动作又加快了些催他，把问题又重复了一遍。

他其实在切身体会中大概知道要怎么做，但他今晚不仅是要将所有的爱倾泻在父亲面前的，他还想知道父亲会如何回应，如何直接地回应他。

泰罗脸上出现了几分完全不属于父亲这个角色的媚意，正当泰迦以为他们就要继续这样在隐晦的名字呼唤下做下去的时候，泰罗回答了他。

“让我高潮。”泰罗忽地凑到他耳边，“继续抱我，然后让我高潮。”

泰迦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该继续当个好孩子了。

Chapter 3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泰罗醒的时候，火花塔的光芒正盛，即使隔着窗帘也能把房间照个蒙蒙亮。

泰迦在他身边还皱着眉睡着，显然是觉得光太亮，但架不住身体的困倦，加上年轻人到底嗜睡些，所以不肯醒来。

泰罗尽可能不发出动静地坐了起来，出乎他意料地感到腰有点痛，一时之间不好去计较是泰迦太没节制还是他自己的身体强度没跟上孩子。

他垂眼注视着还在睡梦中的孩子，光落在他身上，柔和地勾勒着他的轮廓。泰罗不禁笑了起来，想这个早晨也太过美好。

那颗种子依然存在，只是被泰迦抛撒在了阳光里，正发荣滋长着，繁盛着爱。

Chapter End Notes

首先谢谢和对不起路基艾尔大人，为了满足我的xp让您当了本篇助攻，性格没有很好地拿捏住私密马楼。

因为写得比较隐晦所以提一句，第一章里泰罗幻想的情节其实都是依据tv而来。比如因为学姐在自己面前脱衣服，所以会幻想泰迦穿上制服。还有因为故事发生在学校，所以幻想的性交地点会是教室。

其他没什么了，这篇开头是去年九月写的，跨度太久了可能整个故事没那么连贯。但秉承着努力把一个故事讲完的心情，还是咬着牙坚持写完了。

总之父亲节快乐！感谢您的阅读。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